

■青春岁月

尼泊尔卡车前留影

□李荣欣 文/图

这是30多年前，我同战友马甫超（中）、周仁耀（右），在尼泊尔卡车前的留影。

那是1985年夏天，在西藏军区政治部宣传处，分管新闻报道工作的我们三人，同新华社西藏分社的格来（藏族）副社长一起，乘车从拉萨出发，一路风餐露宿、翻山越岭，行程一千多里，来到了中（国）尼（泊尔）边境的西藏高原“国门”樟木口岸。樟木这里因海拔低，气候和西藏高原的其他高海拔地方迥异，不热不冷，又不缺氧，很适宜人居。因为是“国门”，樟木这里界河的友谊桥上车辆穿梭、人来人往，每天车水马龙，很是热闹。

我们到达后，发现公路边停靠着不少运货物的卡车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尼泊尔的车辆。值得说道的是，这些尼泊尔高厢卡车，都打扮得红红绿绿、花里胡哨的，车厢上用尼文喷印着祝福语言，并涂画着美人大头像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些尼泊尔车辆的驾驶员，你很容易就能分出谁是师父、谁是徒弟。因为年纪再长，哪怕胡子一大把、衣冠楚楚，只要你是徒弟，就不能穿鞋



子，只能打赤脚。

听了知情人的介绍，我们走近几辆尼泊尔车辆观察，情况确实如他说的那样。格来老师抽空用藏话同一位开车的老徒弟交谈，那老徒弟摊开两手很无奈地说，因为自己家里穷，买不起车，又送不起礼，尽管这台车他是主驾驶，但也只能当徒弟了。那时尼泊尔人有等级观念，对他的这

种遭遇，我们并没有感到奇怪。

这张照片是格来老师给我们拍下的。格来老师后来调回了北京，在新华社负责编发有关西藏的外宣稿，退休后还四处忙着采写稿件，几年前因病去世。

每当看到这张照片，我就会忆起我们在西藏高原上，一起下部队、一起深入边防哨卡采访的情景。

■图片故事



回家的车票

□王国梁 文/图

一年一度的春运要开始了，人们纷纷用各种方式订车票。排队、打电话，或者在网上订。形式不同，但每个人心中热切的期盼相同。车票到手，人就像生出了一双回家的翅膀，无比畅快。看到订票的火爆场面，让人想起了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。春运是“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”。故乡的父母传递着召唤，浓浓的乡愁牵引着方向，怎能不归心似箭？喧闹的站台，汹涌的人群，匆忙的脚步，那种场面太壮观了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但是都赶往同一个地方——家。在异乡这些年里，车票就成了我往返旅程的见证。小小的一张车票，丈量着故乡与异乡的距离，传递着亲人的呼唤，化解着浓浓的乡愁，让我觉得它有了非

同寻常的意义。以至于我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“车票情结”，看到车票，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亲切。就像很多人喜欢收藏硬币，是为了实现小时候得到硬币的心愿。我也喜欢收藏车票，是为了清点我离开家乡的次数，也为了珍藏那一次次难忘的旅程，更是为了回味得到车票时的欣喜和满足。

临近春节，每天都掰着手指算，还有几天放假。同学们把余光中的《乡愁》改成“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车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”“车票”“回家”成了那时温度最高的“热词”。回家的车票，是最诗意的象征，浓缩了我们积蓄已久的情感，也会载着我们抵达梦中的故乡。

每次回乡，都要排长长的

队，等那张小小的车票。看着长龙般的队伍一点点蜗行，心里焦急万分，想着母亲早早做好了年糕，父亲也正在灌香肠，更加心急。终于轮到自已了，把钱递进窗口，大声地报出自己家乡的名字，好像向所有人宣告，我要回家！

那时的车票，是那种硬纸板的，小小的一枚，徽章一样，攥在手心里，或者放在最贴身的口袋里——都是离心最近的地方。过检票口，把车票递给检票员，车票被剪出一个小豁口，重新揣好，心里就无比踏实了。

车票被我反复摩挲过，座位号、起始站、终点站、发车时间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上了车，找到自己的座位号，心里总算平静了。有时会遇上旅途中的有缘人，两个人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旅程，还有沿途的风景可以欣赏。

到家了，我飞进家门。母亲惊喜地说：“可算回来了！”母子俩说说笑笑一会儿，我掏出贴身兜里的车票，几乎是怀着感激地对母亲说：“都是靠它，我才回了家！”母亲笑了。我把回家的车票放在一个小盒子里，珍藏起来。

车票里的旧时光，乡愁是底色，故乡、异乡、车站、旅途是主体，温馨而让人怀恋。

副刊【情怀】15

■家庭相册



一把毛票

□李民增 文/图

前一阵子，我搬进新居。电梯，几秒钟上七楼，就跟这屋到那屋似的，既省力又方便，免去许多爬楼的辛苦。坐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，看着电视，我想：“如果爹娘还在多好！”接来住上一段日子，让老人也享受享受。早年生活太苦了！有一件事，提起来我就想哭。

那是1955年，我13岁，高小毕业考上聊城一中。秋季开学要交9元钱，家里没有。离家那天，爹出门去借。娘把我要带的衣物准备好，一边跟我说话，嘱咐些在学校里要注意的事，一边等。

爹很长时间不回来，与我同

时考上一中的院里小叔，比我大几岁，事先约好带我一起走。来催我两次了，还不见爹的影子。娘以为爹被别的事缠住了，就埋怨他不知道什么事儿要紧。爹是村干部，经常有人找他处理事，公事找他，私事也找他。习惯了，娘理解，从来不埋怨。但这次也急了。

爹终于回来了，手里抓着一把零钱，耷拉着脸，很不高兴。我连忙迎上去接，他往我手里送。就在我刚要接住的时候，他又把手缩回。我一愣，爹说话了：“小喽！可得好好念……”声泪俱下。

我放声大哭。娘也哭，还一边大声埋怨爹：“你憨啦？叫孩子哭着走，你放心啊？”见娘着急，爹才破涕为笑，比哭还难看，更让我心酸。

不是爹为人不到，爹人缘很好；当时庄稼人太穷了，各家都没钱。九元钱全是毛票，一毛，两毛，五毛，一张一元面值的也没有。当时我年龄虽小，也能想到爹借钱的难处。

进校后，学校每月给我六元助学金，扣四元五毛钱伙食费。还有一块五毛钱零花。但每年第一学期的几块钱必须自己交。所以，每次开学都要让爹做一次大难。



你是父母最好的礼物

□蔡源霞 文/图

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家在外地的同事莲子却愁眉苦脸的。我有些不明白，十多年前我也曾经在外面打工过，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归心似箭的。

“其实我也想回家，可是我今年没存到什么钱，就这样回家……”莲子说着眼圈都红了，我很理解她一年到头想给父母带些礼物的心情，可如果因此就不回家了，反倒是本末倒置了。

记得当初在外面打工的时候，我曾经也有过和莲子同样的纠结。那时我刚刚工作，别说过年了，一入冬我就天天想着怎样衣锦还乡。甚至我都已经想好了要给父母买的礼物，可是临到年终却接到通知，我们这些工作没够一年的新人，奖金要等到年后才发。

消息发布以后我顿时傻了，钱没发多少，就算加上之前的积蓄，如果把礼物买了的话，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了。可是如果空着手，我觉得没脸回家。左思右想，我撒了个谎，告诉爸妈今年单位安排新人加班，不能回家了。

老爸老妈对我的“正当理由”表示了理解，我也松了一口气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除夕那天中午，我从超市搬回一箱方便面回家的时候，爸妈竟然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站在我租住房的门外，他们竟然站了一夜的火车来陪我过年。

那一刻，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涌出了眼眶。也就在那一刻，我才发现原来春节团聚对于我和爸妈来说是同样的重要。

老爸老妈带来的行李里面，大多是我喜欢吃的食物，而当他们知道我是因为没有钱买礼物才不回家的时候，既心疼又忍不住要责怪，老妈红着眼睛扭过脸不看我，老爸则苦笑着说：“你才是我们最好的礼物，你不回家，我和你妈这年过得有什么意思？”……

自那以后，不论在哪儿打工，不论春运的票有多难买，不论手头的钱是否充足，我都会尽可能地回家过年。不为别的，只为能让爸妈开心地过一个新年，因为我才他们最好的礼物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